台灣新二代的憂鬱症狀與欺凌之間的關係

許書涵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

楊浩然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摘要

由於台灣社會新住民家庭逐漸增加,新二代的發展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尤其是族群認同及社會排斥等現象,將相當程度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發現,兒童及青少年在校園當中常見的負向事件為欺凌,故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新住民子女在校園中的欺凌事件與憂鬱症狀之關係。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對象為台灣中部地區國中新住民子女,以橫斷式分析各波資料之關聯性以及縱貫式分析兩波資料是否可能有因果關聯。標準化多變項迴歸分析顯示,青少年第一波的憂鬱與母親教育程度有關、家庭適應及凝聚力有保護作用,被欺凌、歧視則有增強作用;第二波結果顯示被欺凌對憂鬱有增強作用,家庭適應及凝聚力則有保護作用。本研究發現在國中階段初期青少年的憂鬱程度以家庭因素為主要原因,經過一年的校園生活後,除家庭因素之外,校園負向事件中的被凌事件也會影響,顯示欺凌以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皆與青少年憂鬱狀況有關,且不論是否為新二代均有類似的結果。

關鍵字:憂鬱、新住民子女、欺凌、歧視、家庭互動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being bullied in children of immigrant mother in Taiwan

Shu-Han Hsu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ao-Jan Y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 familie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we cannot ignore,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ethnic ident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mong the clans. These factors will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being bullied is the common negative events among children and teenagers in school. Therefore, the study's purpos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bullied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The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argeting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Taiwan. Each wave of data were analyzed cross-sectionally and longitudinally to anatomize if the two waves of the data are causally related. Standardize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the first wave, mother's education, family adaption, and cohesion could decline the possibilities of getting depression while being bullied and discriminated would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getting depression. The second wave of results presented that being bullied would raise the opportunities of getting depression. 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family factors we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pression of teenagers in the early middle school stage. Besides the family factors, the depression will be enhanced after a year in the school even if the adolescents do not have depress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eing bullied and family adaption and cohesion are all related to depression on adolescen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Keywords: Depression, New Immigrants, Bullying, Discrimination, Family Interaction

前言

1-1 青少年時期為憂鬱症狀出現的高峰

青少年時期為人生的重要階段,是個體從 依賴到獨立自主的過渡時期。研究顯示,青少 年時期的憂鬱現象是成人憂鬱及其他主要心 理疾病的重要風險因子(王雅倩、陳宛庭,2016; 謝佳容、張珏, 2003; Lewinsohn et al., 1998; Rao et al., 1995)。憂鬱症是普遍存 在的精神障礙,這種疾病的特徵為以下幾種症 狀,例如情緒低落或易怒、失去興趣、絕望、 缺乏幸福感和自我戒斷、精神運動遲滯等症狀 。全球研究的結果指出,兒童期憂鬱症的患病 率 為 2.6% (Polanczyk et al., 2015; Antonio et al., 2019)。另一項統合分析研 究中,兒童(13 歲以下)的主要憂鬱症患病 率為 2.8%, 而在 13-18 歲的青少年中, 估 計的患病率升至 5.6% (Jane Costello et al., 2006; Yen et al., 2008)。在台灣,青 少年憂鬱症的患病率為 5.3% (楊浩然,2002) , 兒童和青少年憂鬱的危險因素涉及多種複 雜因素,包括個人特徵,家庭和學校環境(Wu et al., 2007; Lin et al., 2011) •

值得注意的是,國外研究報告指出,移民家庭的孩童容易表現出憂鬱的症狀。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的孩子憂鬱症狀發生率為23%, 高於美國本地青少年(Hovey & King, 1996)。在韓國的研究也指出,移民家庭的青少年憂鬱症狀發生率為12.7%(Kim et al., 2016)。各地的研究結果表明,移民子女的憂鬱症相對較高,而目前台灣較少針對這樣類型的孩童及青少年做憂鬱的調查。

1-2 新住民子女為數眾多且面臨的心理社會挑戰高

隨著社會的變遷,台灣的新住民的人口數逐漸上升,新住民子女也是不可忽視的群體,根據《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指出,107學年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學生計約31.2萬人,占全國總學生數之7.2%,其中國中新住民子女的占比為11.04%(教育部,2018)。

新住民子女的研究中指出,他們在融入宿主社會中遇到一些適應上的問題,特別是族群認同及文化差異。目前台灣社會仍然有部份人對於新住民家庭的成員產生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尤其是東南亞或中港澳國籍的新住民,使得生於這些跨國通婚家庭中的孩子也容易被主流社會邊緣化(陳志柔、于德林,2005;陳毓文,2010)。除了社會風氣以外,新住民青少年家庭通常社經地位較為弱勢(陳毓文,2005),且較容易面臨族群認同的挑戰(Tizard & Phoenix, 1995;王雅倩、陳宛庭,2016)。在社會經濟不利以及社會排斥的情況下,新住民的孩童及青少年可能在學校群體中遭受到欺凌。

1-3 青少年的校園欺凌行為與移民狀態有關

校園是小型社會,是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環境,與同儕的互動以及對學校生活的主觀感受都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挪威學者01weus 在1993年的研究中將欺凌定義為: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的負向行為對待當中。在此概念下,估計約有15%-30%的青少年曾遭受過欺凌(Maynard et al., 2016; Modecki et al., 2014)。這種情形不僅在歐美國家可見,在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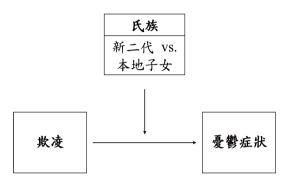
灣 2013 年的報告顯示,10 年級學生約有8.2%在學校被欺負,而10.6%的人在欺負他人(Chang et al., 2013)。多項國外的研究皆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欺凌事件與負面心理健康問題存在顯著關聯(Özdemir & Stattin, 2011; Cheng et al., 2014; Fredrick & Demaray, 2018),也對憂鬱症狀有影響(Stapinski et al., 2015)。

在國外的研究中指出,移民族群的子女比本地子女容易碰到欺凌問題。2011 年瑞典針對當地兒童做了相關研究,發現 8.6%被欺凌的兒童當中,有 27.8% 為移民二代(Bjereld et al., 2014)。2016 年美國關於移民二代的青少年欺凌行為研究指出,在 12098 位學生當中,有 1068 位為移民二代,而在移民二代中有 28.83% 經歷過欺凌行為(Maynard et al., 2016)。由此可以得知,新二代受到欺凌的風險較一般青少年高。

1-4 家庭功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家庭是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階段最重要的環境之一,父母親是否能完整地發揮家庭功能,滿足兒童及青少年在生理、心理及各方面發展的需求,對其心理健康影響甚鉅(簡茂發,1978;王雅倩,2016)。多項國內外研究皆指出,家庭是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重要預測因子。台灣2004年的研究指出,當家庭支持越低,青少年憂鬱越高(施雅薇,2004);2015年法國尼斯針對有憂鬱的青少年家庭及沒有憂鬱的青少年家庭做了相關研究,發現存在憂鬱的青少年家庭會比沒有憂鬱的青少年家庭,在家庭凝聚力的表現上會比較差(Matejevic et al.,2015)。

綜合文獻分析之探討,憂鬱症狀受家庭 (氏族)與校園行為(欺凌)等因素影響。本 研究主要探討欺凌行為是否與憂鬱的產生有 關,並檢視氏族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研究架構 如下圖所示



圖一:研究架構

研究方法及步驟

2-1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固定樣本連續調查法(panel study),以台灣中部地區國中學校為基礎的抽樣調查,並使用問卷對欲探討之構念進行測量,以瞭解新住民子女受到欺凌與憂鬱症狀之間的關係。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的新住民子女為 樣本,並納入同班但非新住民學生做為對照。 新住民子女納入研究需符合下列條件:(1)母 親的原生國籍為東南亞籍或是大陸、港、澳地 區;(2)父親為臺灣籍。樣本主要以八年級的 國中學生為對象,排除其他年級層的原因為: (1)剛進入校園,同班同學間的互動尚未頻 繁,故排除七年級的學生;(2)九年級的學生 將面臨大考,在此階段的憂鬱可能會受到考試 壓力干擾,而無法確切反應憂鬱和欺凌之間的 關係,故排除這兩個年級。此外,本研究也排 除資優班及資源班之學生。在 106 學年度完 成第一波資料調查,調查對象為國中一年級學生,總樣本數為633 筆;107 學年度完成第二波資料調查,調查對象為國中二年級學生,總樣本為605 筆。剃除僅參與其中一波資料蒐集者,以及資料填寫不完整者;最後納入分析樣本共387人,其中新住民子女77人,本地子女310人。

2-3 研究工具

(1) 憂鬱問卷

本研究以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 (CES-D; Chien & Cheng, 1985)測量憂鬱症狀。 CES-D 常用於大型社區研究,主要做為篩檢工具,此量表運用在不同的種族與年龄層中均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alpha = .88。此問卷為一份20題關於憂鬱症狀的自陳氏問卷,使用李特克氏四點量尺方式計算,包含憂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狀、人際問題四因素。

(2) 氏族變項

為研究者自擬,用以確認為新住民子女或 本地子女。新住民子女的判別主要是以母親的 原生國籍為主,而原生國籍為東南亞或是中、 港澳籍為主,排除父親為外國籍。

(3) 欺凌問卷

青少年被欺凌的經驗採用由吳文琪(2010) 所發展的「台灣青少年欺凌行為量表」。該量 表中將欺凌行為分成:欺凌者、被欺凌者及旁 觀者。本研究主要聚焦在被欺凌者,被欺凌主 要分為直接欺凌和間接欺凌兩種,行為包含口 語欺凌、肢體欺凌、關係欺凌等。直接欺凌之 信度為.88,間接欺凌之信度為.85,此兩個 潛在因素可解釋變異量為 53.06%。過往研究 並沒有明確切點區分行為程度的高低,本研究 將粗略以量表的平均值做切點,區分被欺凌的 程度高低。

(4) 其他

(i)「家庭適應及凝聚力」採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David H. Olson 等人(1986)所建構之第三版的家庭適應與凝聚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FACES-III)。FACES-III一共有 40 題,其中 20 題問及受試者如何看待目前家人的關係,例如:「你的家人有困難時,會彼此幫忙」,另外 20 題則問及受試者事時,會彼此幫忙」,另外 20 題則問及受試者事時,會彼此幫忙」,另外 20 題則問及受試者事時,會彼此幫忙」,另外 20 題則問及受試者事時,會彼此幫助」。本研究僅以目前狀態的 20 題評估家庭功能,包括 10 題測量家庭凝聚力和 10 題測量適應力二個面向。各題的計分為五等分,1 代表「從不」一直到 5 的「一向如此」。

因此各個面向得分介於最低 10 分到最高 50 分之間。FACES-III的內部一致性可達 Cronbach's $\alpha = .89$,而整份問卷甚至高達 .93。再測信度則達到 .83 的水準(Yang et al., 2014)。表示家庭適應及凝聚力量表在台灣青少年的使用上,具有良好的信度。

(ii)「歧視問卷」,此問卷是要了解青少年主觀所感知的社會主流對弱勢族裔的歧視程度。參考 Whitbeck 等人對美裔印地安兒童進行評估的歧視問卷,這份問卷原是針對少數族裔設計,故適合本研究之對象。此份量表有 10 題情境問題,區分為三大類歧視面向,分別為生活歧視(global discrimination)、權力歧視(authority discrimination)與校園歧視(school discrimination)。每題皆以三等級計分,1代表「從來沒有」符合問

題所描述情形;2 分代表「有時候符合」;而3 分代表「非常符合」。分數愈高代表自覺歧視情形愈高。量表具良好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80$ (Whitbeck et al., 2001)。

(iii)「國高中生及家庭基本資料」:為 研究者自擬,包含性別、年齡、父母教育程度、 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結構。

2-4 統計分析

本研究收取之個案填答量表,研究數據採用 SAS9.4、SPSS 進行統計分析。

- (i)以卡方檢定分析新住民子女與本地 子女之基本人口學差異
- (ii)使用 t 檢定分析,分別檢定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跟憂鬱的關係,以及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跟欺凌的關係。使用皮爾森相關分析,則是確認欺凌與憂鬱有無顯著。而其餘的干擾因子,例如歧視、家庭互動、管教方式等,先以變項類型,分別檢定是否在氏族中有顯著差異,若有顯著差異者,將納入為可干擾因子。
- (iii) 綜合以上的相關變項,加上有顯著的干擾因子做複回歸分析,檢定氏族在欺凌與憂鬱之間的作用關係。檢驗調節作用的複回歸模式如下:

憂鬱 =b1* 氏族 +b2* 欺凌 +b3* 氏族 * 欺凌+b4* 干擾因子(包括: 性別、家庭教 養、家庭互動等…)

結果

3-1 基本人口學

新二代在性别分布上, 男生佔 53.25%(41位); 女生佔 46.75%(36位); 母親氏族分布上, 港澳大陸佔 29.87%(23位), 柬埔

寨佔 7.79%(6 位),菲律賓佔 3.9%(3 位), 越南佔 51.95%(10 位),印尼佔 6.49%(5 位)。 此外,人口學分佈依照新二代及本地子女進行 卡方檢定,來了解新二代及本地子女在人口學 分佈是否有差異,經檢定後得知新二代及本地 子女與父親教育程度呈現顯著相關(χ2=8.40, p=0.08),新二代及本地子女與母親教育程 度呈現顯著相關(χ2=94.11, p<.0001)(詳 見表 1)。

		18	·樣本	.8	斤二代	本油	也子女		
		(n=387)		(n-77)		(n-310)			
		N	%	N	%	N	%	1/2	p
性別	男	194	50.13	41	53.25	153	49.35	0.37	0.54
	女	193	49.87	36	46.75	157	50.65	0.37	0.34
父親教育程度	小學或不識字	5	1.29	2	2.60	3	0.97		
	國中	76	19.64	22	28.57	54	17.42		
	高中	195	50.39	35	45.45	160	51.61	8.40	0.08
	大學或專科	101	26.10	18	23.38	83	26.77		
	研究所以上	10	2.58	0	0.00	10	3.23		
母親教育程度	小學或不識字	14	3.62	14	18.18	0	0.00		
	國中	64	16.54	28	36.36	36	11.61		
	高中	190	49.10	22	28.57	168	54.19	94.11	<.000
	大學或專科	111	28.68	13	16.88	98	31.61		
	研究所以上	8	2.07	0	0.00	8	2.58		
家中經濟狀況	收入平衡	307	79.33	65	84.42	242	78.06		
	收入大於支出	47	12.14	4	5.19	43	13.87	4.53	0.10
	支出大於收入	33	8.53	8	10.39	25	8.06		
父親氏族	間由	337	87.08	69	89.61	268	86.45		
	客家	16	4.13	3	3.90	13	4.19		
	原住民	9	2.33	0	0.00	9	2.90	2.73	0.60
	外省背景	17	4.39	4	5.19	13	4.19		
	其他	8	2.07	1	1.30	7	2.26		
母舰氏族	臺灣	310	80.10			310	100		
	港澳大陸	23	5.94	23	29.87	-	-		
	東埔寨	6	1.55	6	7.79		-		
	菲律賓	3	0.78	3	3.90		-	-	-
	越南	40	10.34	10	51.95	-	-		
	印尼	5	1.29	5	6.49				

3-2 兩波資料配對 t 檢定

探討國中樣本在兩波資料上的差異, 以 及兩波資料在兩組間之差異,用配對 t 檢定 檢定檢測。使用配對 t 檢定檢測國中樣本各 組在第一波和第二波資料之差異發現,在憂鬱 (t=-2.05, p=0.0415) 達統計顯著(詳見表 2)。

表 2. 配對 t 檢定Φ

_	第-	· _波 ₽	第二	波₽	-₽	
_	Mean₽	SD₽	Mean∂	SD₽	paired t∂	p_{ψ}
歧視₽	8.23₽	0.93₽	8.18₽	0.81₽	0.86₽	0.3928
欺凌₽	18.85₽	4.76₽	18.44₽	4.47₽	1.19₽	0.2337₽
被欺凌₽	18.35₽	4.67₽	17.98₽	4.18₽	1.14₽	0.2562₽
旁觀欺凌↓	17.32₽	5.51₽	17.76₽	5.96₽	-1.09₽	0.2744
憂鬱↓	11.40₽	8.45₽	12.64₽	9.02₽	-2.05₽	0.0415 ⁰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62.46₽	17.83₽	64.26₽	16.55₽	-1.43₽	0.1536₽

3-3 量表間相關性分析

探討新二代及本地子女的歧視、欺凌、被 欺凌、旁觀欺凌、憂鬱、家庭適應及凝聚力的 關係,在不同階段是否有不同的影響,故分成 第一波資料及第二波資料。

在第一波資料中在新二代中,結果顯示憂 鬱與歧視、被欺凌、旁觀欺凌及家庭適應及凝 聚力達統計顯著;在本地子女中,結果顯示憂 鬱與歧視、欺凌、被欺凌、旁觀欺凌及家庭適 應及凝聚力達統計顯著(詳見表 3)。

表	3	푷	羡	ii N	相	l	4	分析	(篙	一波	資料) 0
-48	v.	<u>z</u> ,	47.	lol.	119	(88)	154	ועי נכ	A.	777	//X	8 77	1 4

Ą	歧視∂	欺凌₽	被欺凌₽	旁觀欺凌ぃ	憂鬱₽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4)	0.06₽	0.17** _{\$\varphi\$}	0.07₽	0.20***	-0.04₽
欺凌₽	-0.05₽	4	0.38***	0.34***₽	0.25***	-0.19**₽
被欺凌₽	0.10₽	0.41***	4	0.55***	0.44***	-0.13*₽
旁觀欺凌₽	-0.07₽	0.49***	0.53***	4	0.32***	-0.17**₽
憂鬱₽	0.26*₽	0.10₽	0.35**₽	0.30**₽	4	-0.03***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0.16₽	-0.13₽	-0.10₽	-0.05₽	-0.51*** _{\varphi}	-4

註:1. 左下角為新二代,右上角為本地子女 2. *p<0.05, **p<0.01 , ***p<0.001

在第二波資料中,新二代結果顯示憂鬱與 歧視、被欺凌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達統計顯著; 在本地子女中,結果顯示憂鬱與欺凌、被欺凌、 旁觀欺凌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達統計顯著(詳 見表 4)。

表 4. 量表間相關性分析 (第二波資料) 🖟

1	歧視₽	欺凌₽	被欺凌₽	旁觀欺凌₽	憂鬱₽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歧視₽	-41	-0.01₽	0.10₽	0.08₽	0.05₽	-0.04+
欺凌□	0.02₽	-47	0.36***₽	0.39***	0.17**₽	-0.17**₽
被欺凌₽	0.18	0.60***₽	-0	0.61***	0.31***	-0.11₽
旁觀欺凌』	0.08	0.55***	0.54***₽	4	0.20***	-0.14*₽
憂鬱↓	0.26*₽	0.08₽	0.22*₽	0.17₽	4	-0.47***₽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0.08	-0.20₽	-0.13₽	-0.36**₽	-0.26*₽	+

3-4 憂鬱之標準化多變項迴歸係數

探討標準化多變項回歸分析,在第一波樣本中憂鬱與是否為新住民子女、是否有手足、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家中經濟狀況、父親氏族、母親氏族、欺凌程度(高 vs. 低)、被欺凌程度(高 vs. 低)、旁觀欺凌程度(高 vs. 低)、歧視及家庭適應及凝聚力之關係。憂鬱與母親教育程度、家庭適應及凝聚力是呈現負相關;憂鬱在歧視、被欺凌是呈現正相關(詳見表 5)。

表 5. 憂鬱之標準化多變項迴歸係數 (第一波資料) 4

ę3	\hat{b} (SE) $_{arphi}$	p_{ψ}
截距₽	10.92 (4.93) 0	0.0275₽
是否為新住民子女(新住民 vs. 本地子女).	-6.45 (3.13) <i>o</i>	0.0402₽
手足 (有 vs. 無) ◊	-0.08 (1.19) 🕫	0.9448₽
父親教育程度₽	0.59 (0.59)	0.3179↔
母親教育程度₽	-1.53 (0.60) e	0.0111₽
家中經濟狀況₽	-0.23 (0.63) ₽	0.7128₽
父親氏族₽	-0.27 (0.44) ₽	0.5391₽
母親氏族。	0.33 (0.37) ₽	0.3788₽
欺凌 (高 vs. 低) ₽	-0.36 (0.92) ₽	0.6924₽
被欺凌 (高 vs. 低) ₽	3.12 (1.02)	0.0023₽
旁觀欺凌 (高 vs. 低) ₽	1.90 (1.00)	0.0582₽
歧視。	1.41 (0.43)	0.0011₽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0.14 (0.02)	<.0001₽
氏族*被欺凌₽	0.17 (0.15) ₽	0.2352₽

註 :1. 父母親教育程度(小學或不識字、國中、高中、 大學或專科、研究所以上);2. 家中經濟狀況(收入平衡、 收入大於支出、支出大於收入);3. 父親氏族(閩南、客 家、原住民、外省背景、其他);4. 母親氏族(臺灣、港 澳大陸、東埔寨、菲律賓、越南、印尼)

在第二波國中樣本中,憂鬱與家庭適應及凝 聚力是呈現負相關;憂鬱在被欺凌是呈現正相 關(詳見表 6)。

表 6. 憂鬱之標準化多變項迴歸係數 (第二波資料)。

ē	\hat{b} (SE) $_{arphi}$	p_{ψ}	
戴庭』	19.95 (5.40) 0	0.0003₽	
是否為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 vs. 本地子女) 🖟	-0.09 (4.94) +	0.9857₽	
手足 (有 vs. 無) ₽	-1.53 (1.25)	0.2220€	
父親教育程度4	0.29 (0.63)	0.6416₽	
母親教育程度中	0.09 (0.64)	0.8875₽	
家中經濟狀況₽	-0.04 (0.68)	0.9561₽	
父親氏族₽	0.14 (0.47)	0.7732₽	
母親氏族∂	-0.55 (0.39) ₽	0.1606₽	
欺凌 (高 vs. 低) ₽	0.13 (1.02)	0.9006₽	
被欺凌 (高 vs. 低) ≠	3.28 (1.07) ₽	0.0023₽	
旁觀欺凌(高 vs. 低)↓	0.03 (1.07)	0.9801₽	
歧視₽	0.81 (0.52)	0.1180₽	
家庭適應及凝聚力↓	-0.22 (0.03)	<.0001₽	
氏族*被欺凌₽	0.13 (0.26)	0.6226₽	

- tk:1. 父母親教育程度(小學或不識字、國中、高中、大學或專科、研究所以上)↓
 - 2. 家中經濟狀況(收入平衡、收入大於支出、支出大於收入)↓
 - 3. 父親氏族 (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背景、其他) 4
 - 4. 母親氏族 (臺灣、港澳大陸、東埔寨、菲律賓、越南、印尼)↓

討論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在多變項迴歸分析及 GEE 分析表示出學校因素中的被凌及歧視, 社會經濟因素的母親教育程度及家中經濟狀況,家庭因素的氏族及家庭凝聚力,皆與青少 年的憂鬱程度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在學校因素當中,本研究將欺凌事件分為 欺凌、被欺凌、旁觀欺凌,被凌事件在新住民 子女及本地子女的經驗當中並無差異,但在調 整其他因子之後,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被凌事 件越多憂鬱狀況越明顯,不論是新住民子女期 是本地子女都有發現相同結果,雖然與預期結 果不同,但也再次印證負向的行為對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會產生負面效應,與多項研究結果, 重之其他的心理健康等負面影響,例如: 並無相關,但也有研究指出欺凌及旁觀欺凌會 導致其他的心理健康等負面影響,例如: 數 費者的行為並未約束,在成年後可能會有犯 罪問題;旁觀欺凌者則有些參與,有些害怕自 完實情題(張文琪,2013)。

歧視事件在新住民子女的量表相關性分析中,一二波皆與憂鬱有顯著相關,但經過調整之後發現,在國中一年級的青少年憂鬱狀況較有顯著影響,二年級則沒有顯著關係。這可能由於學生剛進入新環境,同儕間的互動較不頻繁,容易以刻板印象去認識對方,因此在彼此不熟的階段下可能容易產生歧視狀況。

在社會經濟因素方面,母親教育程度可能 反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成為影響青少年的憂 鬱的危險因子。與本地家庭相比,新住民家庭 可能有以下特徵:父親年紀較高、母親年紀較 小、父母親教育程度低(Chang et al., 2020)。 國內過去研究有發現在國中階段的孩子可能 會感受到家中經濟壓力而產生憂鬱情緒(陳毓 文,2004),母親教育程度主要在第一波的迴 歸分析中與憂鬱程度有顯著關係,可能因為此 時還無較多支持系統,主要支持系統為家庭, 故家庭環境較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情緒。

在家庭因素當中,第一波資料的氏族與憂鬱的關係顯示,新住民子女的身分為憂鬱的保護因子,這可能是由於「健康移民效應」的影響。在加拿大 2014 年的青少年研究也有相似的結果:與當地青少年相比,移民青少年的健康狀況更好,適應能力也更好。不過經過,第二波結果顯示氏族並非主要的危險因子。事實上,台灣的新二代化住在台灣,對於文化差異及適應方面較無問題,所以氏族並不會成為憂鬱的危險因子。然而為何有這種時間上的差異,值得後續繼續探討。

家庭凝聚力在本研究當中與憂鬱有非常重要關聯的因素,不論在新住民子女或是本地子女都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由於家庭因素影響青少年的情緒與行為問題主要原因是與家庭教育與家庭環境有關(Chang et al., 2020),因此良好的家庭關係對於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這個結果與多項國內外研究相同,指出家庭功能完善,可以提供足夠的資源及支持將促進青少年正向發展(林耀盛, 2006; Gerard, 2015; Matejevic, 2015)。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有雨點:

本研究為兩波資料有時序上的追蹤,但因為憂鬱、欺凌及家庭功能等因素會受時間性的

波動,故在因果關係上並無法完全透過此研究 去確認。

 主要為中部地區的國中生收樣,故可能無法 推斷到其他地區的國中生或是其他地區的其 他年齡層的青少年。

結論

本研究發現在剛進入青少年在進入國中 新環境時,還在適應的階段,所以在這時候的 憂鬱可能有很多因素所導致,尤其是家庭方面 的影響;不過經過一年之後,青少年已適應校 園環境,故在此階段導致憂鬱的原因,以校園 被凌事件及家庭凝聚力所產生的影響為主。此 外,青少年的憂鬱不會受到前一年事件的影響, 表示青少年的憂鬱主要為短期的事件影響。因 此在面對青少年的憂鬱時,應該盡早介入,才 不會錯失處理的最佳時機。

參考文獻

謝佳容、張玨(2003)。青少年預防憂鬱 和心理健康促進。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 23,129-136。

張文琪(2013)。青少年舉報校園霸凌意願之相關因素探討。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志柔、于德林(2005)。台灣民眾對外 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台灣社會學刊,10, 95-148。

陳毓文(2005)。台北市外籍配偶(東南亞籍)家庭內兒童,少年生活狀況及福利服務 需求調查,資料庫建置及政策規劃。臺北: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 陳毓文(2010)。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子女 生活適應狀況模式檢測。教育心理學報,42(1), 29-52。

楊浩然(2002)。青少年憂鬱疾患及憂鬱症狀之追蹤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流行病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

吳文琪、陸玓玲、李蘭(2013)。台灣地 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布及其與個人和家 庭因素之分析。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2(4), 372-381。

王雅倩、陳宛庭(2016)。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養態度、生活適應與新住民青少年憂鬱相關性之探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0(1),29-52。

教育部(2018)。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 數 概 况 統 計 。 2020/02/07 , 取 自 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son_of_foreign_107.

Antonio, R. T., Beatriz, A. Y., Javier, H. C., & María J. P. O.(2019) Paternal and Maternal Variables Related to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 275.

Cheng, F. Y. (2008). Depress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elf-esteem, family, peer and school factors in a population of 9586 adolescents in southern Taiwan.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62,412-420.

Cheng, F. Y., Tai, L. L., Chih, H. K., Yu, Y. W., & Chung, P. C. (2014) Mediating effects of bullying involv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body mass index with social phobia, depression, suicidality, and self-esteem and 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in Taiwan. Child Abuse & Neglect, 38,517-526.

Chang, J. C., et al. (2020). "The mental health of immigrant mother's offspring in Taiwan:

A 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J Formos Med

Assoc,119 (2), 601-609.

Huang, C. L., Tze, C. T., Ju, Y. Y., Chin, H. K., Chi, F. H., Shu, C. L., & Fu, G. L., Ho, J. T., Yu, H. H., & Jin, D. L. (2011).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f family and school ecologies on the depression status among children in marital immigrant families.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2, 2027-2035.

JongSerl, C., & Youngsoon, C. (2011). A comparison of path factors influenc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of immigrant women and Korean children in South Korea.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33 (11),2087-2095.

Jun, S. H., & Dorothy, L. E. (2012).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bully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An ecological system analysi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311-322.

Lin, H. C., Tang, T. C., Yen, J.Y., Ko, C.H., Huang, C.F., Liu, S.C., & Yen, C. F.(2008) Depress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elf- esteem, family, peer and school factors in a population of 9586 adolescents in southern Taiwan.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62,412–420.

Matejevic, M., et al. (2015). "Patter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arenting Style of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Reactions."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85,234-239.

Stephanie, R. P., Krista, M. P. (2010).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 Latino Youth: Key Correlate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8 (7),470-477.

Sachiko, K., Arata, O., Akio, K., Tetsuji, S., & Soo-yung, K. (2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bully/victim and mental health in preadolescence and adolescence:a cross-sectional study. Annals of General Psychiatry,16,37.

Weijun, W., Heather, B., Patricia, M.D., & Tracy, V.(2016) Bullying and school transition: Context or development? Child Abuse & Neglect, 51, 237-248.



English Name: Shu-Han Hsu(許書涵)

Affiliation/Position: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ighest Education : M.S Expertises : Public Health

English Name: Hao-Jan Yang(楊浩然)

Affiliation/Positi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ighest Education: Ph.D

Work Experiences: Director of 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of Formosa

Mental Health Journal

Expertises: Public Health, Epidemiology, Mental Health